

中国传统采取天干地支纪年,天干十,表示次序,地支十二,有相应生物,两相叠加而轮转,就是六十年一甲子。相对公元,有一窍门,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,始终对位公元后末尾是4、5、6、7、8、9、0、1、2、3的年份。十二地支对位的十二生肖,不知何年何代确定,评选原则与投票记录都没有留下来。有些生肖形象正面,如龙、

得封赏,单独遗漏了介子推。文公派人寻找,介子推躲入深山;文公让人烧山,将介子推烧死了。后来的寒食节,就是纪念介子推。这里说明龙、蛇的关系,即世乱间的团伙创业,成功者是龙,是老板,追随者是蛇,可以分得利

乙巳说蛇

陈尚君

益,也可能遭遇不测。龙蛇变化,机关算尽,结果很难预料。

其实,从生物学上说,蛇是生存能力极强,最成功的生物之一,据说全世界所有新西兰和爱尔兰没有蛇。蛇很古老,能进化到如此圆润细长的造型,能适应各种最艰难的环境,自带利齿与毒汁,虽然朋友不多,几亿年来生生不息,几亿不容易。敦煌遗诗说:“如蛇出窟游,恒与万物竞。”蛇是在与万物竞争中生存下来的。

中国古书中,对蛇有许多正面的肯定。《山海经》说:“巴蛇吞象。”是蛇不畏惧强敌。蛇能屈能伸,可体会人生智慧。蛇知感恩。《搜神记》说“隋侯行,见大蛇伤,救而治之,其后蛇衔珠以报之。”《孙子兵法》说善用兵者当布“常山之蛇”阵,“击其首则尾至,击其尾则首至,击其中身则首尾俱至”,穷尽变化,稳操胜券。蛇可入药,宋人《大观本草》所载有蛇黄,可治心痛,产难,小儿惊痫;蛇蛻,可治寒热、恶疮、呕吐。柳宗元《捕蛇者说》也说永州剧毒之蛇,是治疗麻风、恶疮等的特效

药,社会需求量很大。晋傅玄《灵蛇铭》写到蛇的各项优秀品质:“嘉兹灵蛇,断而能续。飞不须翼,行不假足。上腾霄雾,下游山岳。进此明珠,预身龙族。”归纳起来,因其优秀,因此具备变化成龙的条件。

立春之日,与老伴商量着试做春盘,意在寻点生活乐趣。“春盘”最初见于晋代周处《风土记》,时称“五辛盘”,是正月初一拜寿用的食物。“五辛”即所谓五辛“荤”的蔬菜,也就是韭、蒜、葱等辛辣之物。有古人认为初春食五辛可“发五藏之气”,所以才把五辛盘作为拜寿之物敬献给老人。到了唐代,“五辛盘”多改为“春盘”,盘中之物已由五辛变为花样繁多,于立春之日食之,或馈赠他人,这种迎春习俗一直传续下来。

古人对春盘颇为重视,多有笔记、诗词传世。最有意思的是,元代湛然居士曾做过一件对春盘“格外重视”的事。有一年,立春那天他恰巧长途出门在外,竟然把立春之日忘记了,第二天想起来仍有春盘情趣,在途中驿站里制作了一个“穷春盘”,并作诗记之:“昨朝春日偶然忘,试作春盘我一尝……”

今人是复旦建校一百二十周年,拟作一首以为庆贺:“百二十年写华章,《金蛇狂舞》庆辉煌。文理医工齐努力,老中青幼共康庄。”《金蛇狂舞》是聂耳据昆明民间乐曲改编的管弦乐。“共康庄”就是我们走在大路上。“幼”字是为了平仄,正面理由是校庆的光荣也属于复旦幼儿园,毕竟未来是属于孩子们的。

几个朋友相聚,提起柬埔寨旅游,总是会不由自主地相互揶揄调侃一下。

那次去柬埔寨,我们想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餐,于是在导游的推荐下,去了位于市中心的餐厅。不想柬埔寨的菜单是没有图片的。我们四个人搜肠刮肚地想着英语单词。我在口袋里摸手机,想翻看翻译软件。然而去的时候还是千禧年前,翻译软件和通讯信号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。最终,我们四个人打着手势让服务员过来,一通比画着:this……this……this。我们用手指着一个个菜名后,下单了。服务员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我们,离开了。我们有点兴奋地观察着整个餐馆的环境。这个餐厅很有地方特色,不是很大,灯光也不是很敞亮,但是很温馨。真

如导游介绍的,是个时尚打卡餐厅。邻桌菜的香味一阵阵飘过来,饥肠辘辘的我们想象着马上要品尝异国风情的美味,不禁心情大悦。

可菜上来后,我们四个人面面相觑:四个大盆,盆里都是汤,盆比我们的脸都要大。我们赶紧招呼服务员并且用简单的英语比画表达:菜送错了。服务员来核对菜单,经理闻讯也过来了,一项一项地再次确认没错。

哦,他们的菜谱没有归类,没有把汤放在菜单最后,而恰巧我们点的是汤。this……this……this……我们不约而同地笑出了声。为自己的自负、为自己的荒唐、为自己的自以为是。

我们每人面前一盘汤,一边喝着汤一边用手围在自己的碗前,免得对方笑得喷了汤。眼神的余光感觉到经理在狐疑,外国人吃饭怎么就喝汤呢……

啼笑皆非的四碗汤,让我们明白,人在任何时候需要踏踏实实不能飘。

室外是熙熙攘攘的游人,室内是悄无声息假作镇静喝汤的我们。音乐若有若无在室内飘荡。

哦,还好只是点菜,只是吃饭,这样的自以为是,在其他时候,也许生活会跟我们开更大的玩笑……

看到这里嘴角往上扬的各位看官,你说呢?

立春试春盘

孙南郁

最学不来、也不能学的,当是南宋宫廷“备极精巧,每盘值万钱”的春盘。不客气地说,这种豪华竟吃只有醉生梦死者才乐而为之。我既无“万钱”,亦鄙此事,此春盘去之可也。其他几种春盘倒是简便易做,只是好像缺少一点雅趣。要寻雅趣,须找雅士。记得赞美并实践“人间清欢”的东坡居士曾“试春盘”,且看他如何试:“青蒿黄韭试春盘”“蓼茸蒿笋试春盘”。原来真雅士却是朴实之人,不以显摆为荣,盘中之物,无非是郊外之采的几种田园蔬菜和邻冬野蔬。在家乡鲁南,冬春之交“青蒿”于野地可刈,“黄韭”于集市可买;而“蓼茸蒿笋”除南来的冬笋可在大市场觅得,其他野蔬则还没有拱出地皮。数算起来,盘中物仅此三种,未免少了些。

再看湛然居士的“穷春盘”。此人官位高绝,却也是一位大雅。他补做的春盘内都是些什么呢?“木案初开银线乱,砂瓶煮熟藕丝长。匀和豌豆揉葱白,细剪莴蒿点韭黄。”哎呀,此“穷春盘”在民间易得:粉丝、藕丝、葱白,哪一样不是“手到擒

来”之物?还有,我家冰箱内恰有上年春未冷冻的鲜豌豆。这两居士的春盘之物,可为我所用者三加四正是“七巧”,再加姜丝、蒜末,数已至九,“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”,妙极妙极!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春盘了。

《穷春盘》诗最后两句说:“也何曾同是饱,区区何必待膏粱。”此话亦得我心。不过,若立春之日餐桌上仅有一个素春盘,吃起来未免有些太凉淡。唐代《齐人月令》说:“凡立春日食生菜,不可过多,取迎新之意而已。”这话说得很有道理。后来,我家再做春盘又增添一味油

泼鸡蛋皮,色味俱佳,可称之“十全”了。话虽这样说,盘中物也不一定非这几种不可,弄“巧”弄“全”更是笑话,但必有青蒿、黄韭(或蒜黄)、羊角葱之类,“取迎新之意”才是最关键的。明此理,春盘无不大美!

这些年,我也有“偶然忘”做春盘的时候,只是没有像湛然居士那样认真地再来补做一回。东坡居士的那首绝妙好词《浣溪沙》却是一直记在心中,常诵常乐:“细雨斜风作晓寒,淡烟疏柳媚晴滩。入淮清洛渐漫漫。雪沫乳花浮午盏,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我们做春盘,不就是为寻“清欢”吗?真是“旧书不厌百回读,熟读深思子自知”啊。

四碗汤

李良琪

上海人把美发称为做头发。新娘做头发的全套程序比较复杂,而新郎做头发,无非就是剪、洗、吹,再加修面。而最具有仪式感的,就是修面。

理发师先把椅子调整到几乎平躺的状态,然后熟练地展开一块洁白的热毛巾,小心地试温度之后,认真地将其的脸包裹起来。热气氤氲,一股温热的热渗透肌肤,仿佛时间也随着这热流停顿了片刻。接着,理发师把剃须泡沫均匀地涂在下巴、上唇、两颊以及鬓角处。如果这时候再戴上一顶红帽子,远远看过去,活脱就像一个圣诞老人。

唰唰唰几声,理发师已把修面刀在荡刀布上一上一下地打磨了几下。于是,修面刀就在理发师的手中轻巧翻动,映着从窗户斜斜射进来的阳光,闪着柔和的光芒。手指灵活而稳健,带着一种对生活细节的敬畏和专注。一举一动如同一位艺术家,用刀做笔,勾勒人类面容的线条,也唤醒了隐藏在人们内心的某种自信。

锋利的修面刀划过我的面颊,伴随着轻微的沙声。随着刀片的滑动,杂乱的胡须被清理干净,脸上的绒毛也被悉数剔除。修面结束,我摸着光滑的下巴,笑着对镜子里的自己说:“新的一天开始了。”

新的一天,新的另一天……直到这一天,我再次来到这里,剪、洗、吹再加修面,时光,仿佛略过漫长的宽度,直接续在了33年前的那最后一天之后。

复古气息十足的老字号美发店,依然坐落在车水马龙的市中心。一进门,迎面就是那两边分开、大弧度转弯的楼梯,就像一位讲究的妇人扭头甩起的长波浪,动感十足又气派非凡。在热毛巾又敷在脸上的热气氤氲间,在修面刀再次划过面颊时轻微的沙沙中,时间仿佛在倒退,多余的疲惫与岁月的痕迹被一步步剔除。当我再次摸着光滑的下巴,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时,我意识到,修面不仅仅是整理外表,更是一种自我整理,一种人生回味,甚至是一种告别——告别昨天的疲倦、繁忙,也告别内心的杂念。

无论生活多么繁忙,内心多么复杂,总要留一点时间,整理好自己,去面对每一个崭新的日子。

家斯蒂芬·金曾说过一句话:“写作是为了让读你书的人生活更丰富,也让你自己的生活更丰富。”我对她说:你可以先开通一个公众号把自己日常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记录下来,发给我看,我不就成了你的读者了吗?我写作就是从日记开始,从与自己对话,然后慢慢地打开了自己,当你想与世界对话时,就可以公开写作了啊。

小姑娘:读了您的文章很是亲切,能将日常生活写得那么生动有趣,向前辈学习。

……

我,一位老文艺青年,与一位武汉大学毕业的优秀年轻人,两代人因为写作和文学而相识,在这里找到了共鸣。

小姑娘说她从小就喜欢用文字表达情感,但都是写给自己看。读了我的文字,她也想了解更多读者。我忽然想到大作



小院年味 方忠麟 摄于朱家角镇淀峰村

叮咚,手机屏幕突然闪烁起微信订阅号的提示,我拿出手机查看信息,原来是微信公众号又新增了几个粉丝,心里有点窃喜,但又有点疑惑,这段时间未动笔墨,未更新文章,怎么会有新粉丝关注呢?

晚上和老妈视频,才知道新增的粉丝是老妈用她独特的魅力,为我吸引来的。

最近老爸因心肺不好,从区医院转到市医院,老妈也随之从家辗转市区陪护。没想到老爸短暂的住院,也成了老妈施展“外交手腕”的舞台,老爸的病友成了老妈的新朋友。

因为老爸有心脏病、肺气肿等多种基础疾病,这次直接

住进了老年科治疗。与他住在同一病房的病友是位年过八旬的老人,来陪护的是她的女儿。

老妈是个健谈的人,走到哪儿都有欢笑声,相处两天,老妈已和病房里的人俨然成为一家人。从聊天中得知老人的女儿儿住在市区,比我年长几岁,平时也喜欢读书看报。于是,老妈说起了我,并把我发表在新民晚报的《八旬父亲网购记》小文推送给这位大姐。没想到大姐读完后,对我大加夸赞。老妈顺势又把我在公众号写的文章转发给她,大姐关注了我的公众号,说要慢慢地读完我写的文章。令我感动的是这位大姐有眼疾,平时不能长时间看手机,她却一口气读完我写的随笔。

这天阳光透过窗户,斑驳地洒在洁白的床单上。这位大姐的女儿来病房探望外公,老妈从闲谈中得知她毕业于武汉大学,从事金融工作,平时也喜欢写作,是一个妥妥的文艺青年。老妈便如数家珍地谈起了

老妈帮我“涨粉”

湘琦

我的写作之路,并将我的微信公众号推送给了她。这个小姑娘便是我的新粉丝。

有句话说,主动就有故事,小姑娘读了我的公众号文章后,主动添加了我的微信,于是,就有了以下对话。

小姑娘:您好,我是小胖,

您公众号的粉丝,呵呵,我是您父亲病房病友的外孙女,很高兴认识您。

我:谢谢小美女关注,昨天听我妈妈说了,你们母女俩关注了我的公众号,很高兴有缘相识。

小姑娘:读了您的文章很是亲切,能将日常生活写得那么生动有趣,向前辈学习。

……

我,一位老文艺青年,与一位武汉大学毕业的优秀年轻人,两代人因为写作和文学而相识,在这里找到了共鸣。

小姑娘说她从小就喜欢用文字表达情感,但都是写给自己看。读了我的文字,她也想了解更多读者。我忽然想到大作

33年前,我怎么也不会想到,再次来到这里,竟然是在时隔33年之后。

当年的情景,历历在目。那天,一对新郎新娘,踩着初升的阳光,一大早地就双双来到了曾经给阮玲玉做头发的那家美发店。新婚的仪式感,从头开始。我就是那个新郎,新娘如今也早就变成了孩子他娘。

上海人把美发称为做头发。新娘做头发的全套程序比较复杂,而新郎做头发,无非就是剪、洗、吹,再加修面。而最具有仪式感的,就是修面。

理发师先把椅子调整到几乎平躺的状态,然后熟练地展开一块洁白的热毛巾,小心地试温度之后,认真地将其的脸包裹起来。热气氤氲,一股温热的热渗透肌肤,仿佛时间也随着这热流停顿了片刻。接着,理发师把剃须泡沫均匀地涂在下巴、上唇、两颊以及鬓角处。如果这时候再戴上一顶红帽子,远远看过去,活脱就像一个圣诞老人。

唰唰唰几声,理发师已把修面刀在荡刀布上一上一下地打磨了几下。于是,修面刀就在理发师的手中轻巧翻动,映着从窗户斜斜射进来的阳光,闪着柔和的光芒。手指灵活而稳健,带着一种对生活细节的敬畏和专注。一举一动如同一位艺术家,用刀做笔,勾勒人类面容的线条,也唤醒了隐藏在人们内心的某种自信。

锋利的修面刀划过我的面颊,伴随着轻微的沙声。随着刀片的滑动,杂乱的胡须被清理干净,脸上的绒毛也被悉数剔除。修面结束,我摸着光滑的下巴,笑着对镜子里的自己说:“新的一天开始了。”

新的一天,新的另一天……直到这一天,我再次来到这里,剪、洗、吹再加修面,时光,仿佛略过漫长的宽度,直接续在了33年前的那最后一天之后。

复古气息十足的老字号美发店,依然坐落在车水马龙的市中心。一进门,迎面就是那两边分开、大弧度转弯的楼梯,就像一位讲究的妇人扭头甩起的长波浪,动感十足又气派非凡。在热毛巾又敷在脸上的热气氤氲间,在修面刀再次划过面颊时轻微的沙沙中,时间仿佛在倒退,多余的疲惫与岁月的痕迹被一步步剔除。当我再次摸着光滑的下巴,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时,我意识到,修面不仅仅是整理外表,更是一种自我整理,一种人生回味,甚至是一种告别——告别昨天的疲倦、繁忙,也告别内心的杂念。

无论生活多么繁忙,内心多么复杂,总要留一点时间,整理好自己,去面对每一个崭新的日子。

家斯蒂芬·金曾说过一句话:“写作是为了让读你书的人生活更丰富,也让你自己的生活更丰富。”我对她说:你可以先开通一个公众号把自己日常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记录下来,发给我看,我不就成了你的读者了吗?我写作就是从日记开始,从与自己对话,然后慢慢地打开了自己,当你想与世界对话时,就可以公开写作了啊。

小姑娘:读了您的文章很是亲切,能将日常生活写得那么生动有趣,向前辈学习。

……

我,一位老文艺青年,与一位武汉大学毕业的优秀年轻人,两代人因为写作和文学而相识,在这里找到了共鸣。

小姑娘说她从小就喜欢用文字表达情感,但都是写给自己看。读了我的文字,她也想了解更多读者。我忽然想到大作

七夕会

七夕会

时尚